

全華叢書





西漢年紀卷二十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宣帝

元康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

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本紀

食邑四千

戶

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王子封按長歷是歲四月癸亥朔無王子表誤宣紀賀封在封丙吉前

今從

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

仁復封為列侯賀罷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

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

昌邑王傳

御史大夫丙吉為人

深厚不伐善自上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尙書事是時掖庭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吉傳

乙未

侯表

制詔丞相朕

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曹史元長樂衛尉
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
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
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曹爲將陵
侯元爲平臺侯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封賀所
子弟子侍中中郎將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
諡曰陽都哀侯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
將以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故人下至郡邸獄復
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

報之

本紀侯表丙吉張安世傳

吉臨當封疾病上將使人加紼

音弗

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嚮其祿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

與愈同

考異曰吉傳作太子太傅

夏侯勝按是時疏廣尚為太子太傅恐誤今除去四字

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

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丙吉張安世傳

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魏郡蓋寬饒劾奏衛

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

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

是左遷爲衛司馬

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彭祖封陽都侯後

先是時

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

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

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尙書責問衛尉由是

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

奏辭自此正馬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

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

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

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

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
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
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
奉衆多庭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
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
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
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
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
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之欲目卑下胡稼

反

目卑下

反

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

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

讀曰印

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

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爲得
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侯
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乃
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
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
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
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音干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

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
清能高有益于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
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
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
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于君矣君宜夙
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
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
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
事匡拂讀曰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

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
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
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
險竊爲君痛之寬饒不納其言寬饒傳夏六月詔曰前

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

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採卵彈

射食亦反飛鳥具爲令本立皇子欽爲淮陽王本時上

垂意于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潁川太守黃霸

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

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
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
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
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
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
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厥縛其
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曰
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烏所
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

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
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
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
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
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
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
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
及姦吏緣絕薄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
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

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
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歲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數
月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
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

石居

黃霸傳
百官表

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

仕官好文法民以貪遴

與吝
同

爭訟生分爲失難治國

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
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
是以爲俗民多怨讎韓延壽爲太守欲改更之教以

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于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延壽徙東郡黃霸繼之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壽傳地理志

黃霸既罷歸潁川于是制詔

御史其以膠東相張敞守京兆尹

考異曰百官表載于神爵元年按敞

傳云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
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于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
敞守京兆尹黃霸之歸潁川張敞之守京兆蓋同一
年也百官表載霸事于元康三年誤今載敞守京兆
于霸去
之後 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

稱職京師滯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
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
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
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
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
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

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
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音桴
鼓稀鳴市無偷盜上嘉之敝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
惡輒收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
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敝本治
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
醕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京兆典京師長
安中浩穰于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
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

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
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張敞
傳

元康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

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

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

傷人他皆勿坐本紀刑賜功臣適讀曰後黃金人二

十斤本紀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薨本紀天

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

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上以為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安世傳是歲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郊祀志比年豐穀石

五錢本紀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

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本紀郊祀志

徵能為楚辭九江被皮義反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

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欲興協律之

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

龔德皆召見待詔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

眾庶聞蜀人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

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

鄉侯何武為童子在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

下轉而上聞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

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薦王褒有軼與逸同

材上乃徵褒令與張子儁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

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頃之擢褒

為諫大夫王褒傳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本紀郊祀志詔曰

朕承宗廟戰戰慄慄惟萬事統未燭厥理乃元康四

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

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朕

之不明震于珍物飭躬齋精祈為于儁反百姓東濟大

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
 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
 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
 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本紀又詔太常曰夫江
 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
 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
 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于博中嶽太室于嵩高南
 嶽瀆與潛同山于瀆西嶽華山于華陰北嶽長山于上
 曲陽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臨邑界中

皆使者持節侍祠惟太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
一禱而三祠云時上立白虎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
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于未央宮中又祠太
室山于卽墨三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
又立歲星長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
三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臨胸音劬之罘山
于腫文瑞反成山于不夜菜山于黃成山祠日菜山祠
月又祠四時琅邪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
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

祭休

許蚪反

屠除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

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膚施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

之神可醮祭而致上于是遣諫大夫褒使持節而求

之

郊祀志

褒道病死上憫惜之

王褒傳

是時上頗修宮室

車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

事任用能吏諫大夫王吉上疏意以為夫婦人倫大

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

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

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

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
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
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
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絕惡
于未萌也又云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
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與傲同
不通古今至于積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
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
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尙方明視天下以儉古

者工不造瑯琊

篆音

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

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則末成其指如此上

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傳義渠

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

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于是諸降羌及歸義

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

讀曰鄉

遂劫略小種背畔

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

羌至浩

音

為敵所擊死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

引還至令居以聞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

式爾反

刑

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

北地上郡騎士羌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

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襄武辛武賢奏言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

乃進兵此敵在竟讀曰境外之冊今敵朝夕為寇土地

寒苦漢馬不能讀曰耐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

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

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敵以畜

產為命令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讀曰奪

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敵

必震壞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

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嘉納其冊充國傳

考異曰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伐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

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強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

六月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與兩將軍並進本紀所書如此推充國傳前後節奏極分曉上

初遣充國至金城而酒泉太守辛武賢上書上迺拜許延壽為強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是延壽武賢

之將同一日也紀與充國並書誤矣今從傳按趙充國傳本始中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

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後月餘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

借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于是兩府復白遣安

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

人以尤桀黠皆斬之云云荀紀考異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落

秋七月大旱荀紀考異曰此據五行

紀增志荀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

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京兆尹張敞上

書言充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

民竝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人已破來春

民食必乏窮辟讀曰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從各

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

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

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少府李彊議
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
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
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

讀曰

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

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
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
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

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
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于民不足則取
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
甬于其反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
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
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
旣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
竊痛之于是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
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

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

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閒漢但令舉人出財減辜以

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胡孟反興賦斂也又諸盜

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

知縱犯所不當得為之屬考異曰蕭望之傳無犯字今從荀紀增入議者

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

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音刷之品所從

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敬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涪曰雖有五時服

至朝皆著阜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

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病死于道路况至來春將
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
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倣幸得備列卿

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

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讀曰境

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

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讀曰猝暴

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

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貨土得反至爲盜賊以贖罪

其後姦邪橫

胡孟反

暴羣盜竝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

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

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

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

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蕭望之傳

丞相魏相名易經

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

今故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

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

考異曰通

鑑載于元康二年按疏辭云西羌未平師旅在外

兵草相乘則非元康明矣今載于西羌反之後曰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
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
乃賄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
反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音池音禁秣馬
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

甚備臣相不能悉陳味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
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
災亡六年之畜尙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
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
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
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
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早圖其備唯
陛下留神元元率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
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

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
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
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
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
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
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
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

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
則泄夏興坎治則雷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
義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
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
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扶元反民不夭
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
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
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
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

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于先聖自高皇帝

時有主四時之官兩語仍荀紀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于

天下賜孝悌力田及罷薄蠲反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

節太子家令鼂錯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

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

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

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

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

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

相大司農朱邑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

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與饋同可

謂淑人君子遭罹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

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之欲反其子曰我故為桐

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

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

起冢立祠歲時祀祭朱邑傳本紀彊弩將軍許延壽出擊

羌降四千餘人破羌將軍辛武賢斬首二千級中郎

將楚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趙充國所降復得

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充國傳是歲前將軍

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為人寬和自

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

有所建明百官表韓王信傳太僕張延壽病免以戴長樂為

太僕百官表長樂者帝自在民間時與相知故拔擢親

近楊惲傳杜陵陳遂為太原太守帝微時與遂有故相

隨博奕數負進音及即位用遂稍遷至二千石迺賜

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于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

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陳遵傳 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今附于拜戴長樂為太

僕之後中郎將楊惲為諸吏光祿勳郎官故事令郎出

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沐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

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晉灼曰五其豪富郎曰

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斧往效惲

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

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

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

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

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然憚伐其行能又

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

能高人由是多怨于朝廷百官表蕭望之為左馮翊

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望之傳廣陵太守沛郡陳

萬年以高第入為右扶風百官表扶陽節侯韋賢薨

子宏當嗣為太常丞坐宗廟事繫獄未決于是賢門

下生於宏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

大河都尉元成為後元成深知非賢雅意即陽為病

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
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
其欲讓爵辟讀曰避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書曰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壞

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讀與暗同而不宣微哉子之

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丞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
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亦上
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
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

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

元成爲河南太守兄宏爲太山都尉韋賢傳 考異

康四年按表元成以神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略

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

匈奴傳

神爵二年春正月于鳳凰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志郊祀 秋羌若零離留且千問反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

酋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

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考異曰本紀作夏今從充國傳仲馮亦以爲紀誤

匈奴虛間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步浪反塞獵欲入

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

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

緣邊九郡備敵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

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人漢請和親未報會單

于死虛間權渠單于始立而誦顓渠闕氏顓渠闕氏

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

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赦呼各反宿王刑

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

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胸音劬鞬單于握

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初

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

用顓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

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先安反又

所姦反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音禪幕烏禪幕者本烏

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

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曰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

地曰逐王先賢揮音纒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

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
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隙卽率其
眾數萬騎欲歸漢匈奴傳使人至渠犁與護鄯善以西
使者鄭吉相聞吉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
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

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
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
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詔曰都護西
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

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子移反城功效茂著其封

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考異曰西域傳以為神爵三年按本紀載于二年匈奴傳

亦云二二年當是西域傳誤今從本紀匈奴傳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

烏壘城鄭吉傳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匈奴益弱

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于是徙屯田于北

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

孫唐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

可擊擊之西域傳漢之號令班西域矣鄭吉傳握衍胸鞬

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匈奴傳時上用刑

法不甚欲儒術信任中尚書宦官中書令宏恭石顯

久典樞機蕭望之蓋寬饒傳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

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

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

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

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禮古禪字

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

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

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
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
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
直道而行多仇所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
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
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本紀
蓋寬饒傳考異曰通鑑載于日逐王事前今從本紀載于後匈奴握衍胸鞮單于
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本紀是歲右曹典屬國蘇
武卒初武既免官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

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帝卽時召武待詔宦
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
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
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
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
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
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
右曹武卒時年八十餘武傳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

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
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
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
萬里結婚非長策也不可許上不聽以烏孫嘗一作新

立大功又重絕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
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
取少主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
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
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

羅爲光祿大夫常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
燉煌未出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
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
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
公卿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前公主
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得安此已事
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于四
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至繇役將興其原起此
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蕭望之西域傳以惠明習外國事召

爲典屬國代蘇武惠傳

神爵三年春起樂游苑本紀三月丙午丞相高平憲侯

魏相薨百官表相嘗使掾陳平等劾中尙書疑以獨擅

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吏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

相竟下丞相病死褚先生補史記夏四月戊戌御史大夫博

陽侯丙吉爲丞相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

史大夫百官表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

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臧不稱職輒

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相姦吏

成其私然無所懲艾

讀曰

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

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

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

讀曰

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毆

反

丞相車上西曹主吏

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

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

馭吏邊郡人習知遠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

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逐驛騎

至公車刺取知敵人雲中代郡還歸府見吉白狀因

曰恐敵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
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
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敵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
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
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
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
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
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息袞反吐舌吉止
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

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
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
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
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遂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
害心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
服以吉知大體丙吉傳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
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執不能可以什率
增天下吏俸通典八月詔益吏百石

西漢年紀卷二十一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宣帝

五鳳元年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

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

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本紀本紀太子冠在此年荀

紀於元康二年敘二疏去位事已云夏赦徒作杜陵

者本紀秋匈奴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音纏兄右奧

音韃居言反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

韓邪單于

考異曰與字匈奴傳作為字仲馮以為誤改作與字按下文右奧韃王自立為車犁

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為烏藉單于如此係是兩人為字誤矣通鑑取仲為之說改作與字今從通鑑左

馮翊韓延壽棄市

本紀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

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以臣懷不

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

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

欲以解罪狡猾不道上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

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

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

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

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

官不仕延壽傳

五鳳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荀紀考異曰宣紀以為三月荀紀

以為正月按漢制常以正月郊祀蓋荀氏作紀之時本猶未誤也又楊惲傳曰行必不至河東矣蓋時亦

幸河東祠后土史逸之也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龍額安

侯韓增薨本紀韓王信傳考異曰通鑑無夏四月己丑五字今從漢書本紀五月彊

弩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百官表輔政延壽

廣漢弟也外戚傳考異曰通鑑作車騎大將軍初無大字

先漢亦無此官名蓋通鑑仍荀紀所書故如此
 知荀紀後書延壽薨處亦云車騎將軍明前所書
 此一字今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
 合刑去

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
 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
 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
 干音餽餽音餽以愆勿行苛政本紀初大司農中丞耿壽昌

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至是奏言故事歲漕關
 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
 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

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

食貨上志

善之

考異曰本紀載于五鳳四年按蕭望之傳云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又望之

輕丞相丙吉左遷太子太傅望之左遷在五鳳二年

不應設常平倉在四年也蓋壽昌以常平至四年民

始便故賜爵關內侯紀所書者以賜爵故也按嚴延

年傳云府丞議道壽昌為常平倉延年曰丞相御史

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延年以神爵棄

市則常平設倉當在此時今從蕭望之傳附于望之

左遷望之復非壽昌又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

之前

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

職三人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

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

之免冠置對天子繇與由同是不說悅音後丞相司直繇

音婆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

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

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

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

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

之曰侯年寧能父我耶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

多使守史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

治百事皆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

為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
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
踞慢不遜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

繫治壬午上使光祿勳惲策詔望之左遷為太子太
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望之為太傅以論
語禮服授皇太子蕭望之傳百官表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

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

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

噤乃穀反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

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

瞿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

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古速字累力

反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

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匈奴傳本紀考異曰通

鑑考異云宣紀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軍率眾降

侯義陽侯厲溫敦以匈奴諱遼累單于率眾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

二者光祿勳平通侯楊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

嘗使行事肄弋二宗廟還為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

副帝肆秣

丁故反

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

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

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

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

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

邱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

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

容穴銜窠

其羽反

數

山羽反

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

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

漢美食好物謂之殞惡單于不來明甚憚上觀西閣
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
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
紂憚問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
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
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
一邱之貉胡各反憚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
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
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

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憚不服罪

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與敕同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

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

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

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憚語令

太僕聞之亂餘事憚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

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

引為詆與妖同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

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楊憚傳宣紀書十考異曰考異云二月楊憚坐前

爲光祿勳有罪免爲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
斬荀紀因而用之按惲傳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
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
罪又揚譚稱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惲以神
爵元年爲光祿勳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爲太僕
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爲御史大夫
又按蕭望之傳使光祿勳惲策免望之其事載今年
八月惲猶爲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有日食之變蓋
惲以今年十二月免爲庶人至四年乃死宣紀誤也

後尙方待詔皆罷是時美
陽得周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

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

周祖始乎后稷封于釁與郃同公劉發迹于豳太王建

國于邾古岐字梁文武興于豐鎬由是言之則邾梁豐

鎬之閒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

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音荀邑賜爾

旂鸞黼黻與雕同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

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

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

于宮廟也不宜薦見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郊祀志考異

曰此事史不載年按劉德傳云更生鑄偽黃金繫當

死其父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

臣體不宜賜諡置嗣通鑑載于神爵元年按郊祀志

載劉更生鑄黃金不驗坐論傲上書諫今從志附於

其後是歲衛尉扶陽侯章元成爲太常右扶風陳萬年

爲太僕

百官表

萬年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

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

陳萬年傳

先

是上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

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

大夫劉更生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興上方鑄作事

費甚多至是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

黃金繫當死其父宗正陽城侯德上書訟罪會薨大

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

謚繆侯為置嗣子安民為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

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劉德劉向傳服虔曰

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考異曰外戚恩澤侯表德以五鳳二年薨今附于德薨之年京兆

尹張敞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于萬反

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五鳳三年二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百官表封

建成侯考異曰百官表作王申荀紀作王辰按長歷正月戊寅朔二月無王辰而王申乃二十五

也今從夏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考異曰通鑑無夏字今從荀氏紀又通鑑考異云荀紀作辛巳百官表作辛酉按長歷此月丙

午朔無辛巳今從表始昭帝時廣陵王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

覷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

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

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

也殺牛賽先代反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

廢胥寤古浸字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至帝即位胥曰

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及漢立太

子胥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

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

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

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

遣廷尉大鴻臚即訊廣陵王記

五鳳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

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

以綬自絞死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

厲王本紀廣陵王傳考異曰通鑑無正月二字今從本紀匈奴單于稱臣遣弟

谷音鹿蠡反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滅戍卒什二本紀考

異曰通鑑考異云按匈奴傳呼韓邪稱臣即遣銖婁渠堂人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三單于不知此單于為誰也

民便常平倉上迺下詔賜大司農中丞耿壽昌

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本紀食貨志

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

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為之言大臣廢退當

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

與暗同

昧語言見廢內懷

不服報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

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

讀曰豫

聞政事曾不能

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
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
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胡孟反被口語身幽北闕
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
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
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讀曰悅以忘罪竊
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
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
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

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來到家反

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

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糞人生行樂耳須富貴

何時是時也拂衣而喜奮古袖字低叩頓足起舞誠

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

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

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

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
 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
 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
 田子方之遺風漂匹遙反然皆有節槩工代反知去就之
 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
 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今迺睹子之志矣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會有日食變騶馬猥
 佐成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

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

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憚兄子安平侯譚坐

不諫正憚與相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

位與憚厚善者太常韋元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楊憚

傳通鑑 考異曰楊憚傳作未央衛尉韋元成按百

官表元成以神爵四年為衛尉五鳳二年為太常又

元成傳亦載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憚厚善憚誅

黨友皆免官以此攻之當是楊憚傳誤今從百官表

元成傳易為太常 閏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邽支單于與戰殺

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邽支都

單于庭匈奴傳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本紀皇太子柔仁

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

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于容反容言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

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胡眊反於名實不知所

守何足委任迺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

而愛淮陽王元帝紀淮陽王母張婕妤愛幸而王又好

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曰真我子也是時王未就國

上常有意欲用代太子然因太子起于微細上少倚依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

也久之上召拜韋元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

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

元帝紀淮陽王韋元成傳

樂陵侯史高

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丞相黃霸薦高可太尉天子

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

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

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

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

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

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

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黃霸傳考異曰通鑑載于黃霸拜相之次按漢以大司

馬代太尉無大司馬與太尉並置者是時許延壽既為大司馬不應霸復薦史高為太尉當是延壽既薨

之後今夏四月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虞銅人皆生毛

長一寸斯時以為美祥郊祀志秋耐宗廟高平侯魏宏

博陽侯丙顯坐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為關內

侯恩澤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顏曰未祭

一日其夕展視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

牲具謂之夕牲

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

為言然後乃已內吉傳

甘露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音為定陶王本紀異曰通鑑

考異二諸侯王表作十月乙亥今從漢書本紀囂衛捷仔子也宣元六王傳詔曰

迺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口老反

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音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

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本紀珠厓郡

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荀紀御史大夫

杜延年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

賜延年黃金百斤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

馬罷就第

延年傳

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

本紀宇公

孫捷仔子也

宣元六王傳

甘露三年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

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

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頡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

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

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
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
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
之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
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
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帝世
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通鑑蘇武傳詔曰
迺者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凰立以萬
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悌力田

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本紀三月

己丑丞相建城侯黃霸薨諡曰定侯本紀百官表霸傳考異曰本

紀百官表皆作己丑通鑑仍荀紀作己巳按長歷是月甲申朔無己巳至三月初六日乃己丑也當是荀

紀誤今從本夏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

封西平侯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百官表于定國傳詔諸

儒講五經同異于石渠閣博士沛施讎受田王孫易論易

譯官令齊周堪博士魯孔霸俱受大夏侯勝書于勝歐陽地

餘濟南林尊並受歐陽生書平陵張山拊音膚謁者陳留假倉

並受小夏侯建書論書博士沛薛廣德山陽張長安並受王式詩

論詩博士梁戴聖太子舍人沛閭人通漢並受后倉禮論

禮公羊博士下邳嚴彭祖侍郎申輓音晚伊推宋顯穀

梁議郎汝南尹更始待詔劉向即更生梁周慶丁姓

竝論春秋黃門郎梁邱臨賀子奉使問諸儒而淮陽中

尉章元成治魯詩又治禮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諸儒

雜論同異條奏其對時公羊家多不見從彭祖等願

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竝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

人議三十餘事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蕭望之等平

奏其議天子稱制臨決焉迺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

書穀梁春秋博士

諸傳 考異曰荀紀云立穀梁公
羊春秋左氏傳博士按公羊博士

已立于武帝時宣帝所立只穀梁耳左氏至成哀時
猶未立學宮故劉歆移書責太常亦可見荀氏之誤
今不取宮石渠議漢書不載其辭今復無存唯杜佑
通典尚見一二一議太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
子當絕父祀以後太宗小戴云太宗不可絕言嫡子
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太
宗聞人通漢曰太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帝制曰聖議
是也一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
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為唯子不報者
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為文唯子不報者言
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帝制曰為父母周是也一蕭
太傳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
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
為國君亦如之帝制曰會喪服喪衣是也又問曰大
夫降乳母邪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
之服故不降也又問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

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黃門郎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同當用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元成議是又問經云宗子孤而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爲宗子者無父乃得爲宗子然爲人後者父雖在得爲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爲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嘗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

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已上特禮議耳諸經盡然今姑附見可以類推

初帝聞衛太子穀梁春秋以問韋賢夏侯勝史高皆

魯人也言穀梁子皆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

梁沛蔡千秋為郎嘗從魯榮廣受穀梁上召見千秋

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

中及慶姓為博士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本紀諸傳烏孫大

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

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冬公主與烏孫男

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

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

考異曰通鑑又取西域傳云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畔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按段會宗為

都護乃在竟寧中竟寧元帝末年載于此恐誤今除去之初皇太子所愛幸司馬

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人

更祝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

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

者久之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

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與誤同侍太子者故繡衣御

史王賀女孫政君與讀曰豫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迺

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即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

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从者七八年莫有子及政君一幸而有身是歲生

子于甲館畫堂爲世適讀曰嫡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鰲

字太孫常置左右元后傳雁門太守建平侯杜緩爲太

常百官表緩延年子也本傳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

之甚厚匈奴傳

甘露四年典屬國常惠為右將軍百官表典屬國如故

惠傳稅侯金賞為侍中太僕百官表匈奴呼韓邪到支兩

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匈奴傳諸儒薦

郡文學河內張禹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

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

奏寢罷歸故官禹嘗從沛郡施讎受易琅琊王陽膠

東庸生問論語禹傳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本紀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
八千斤二月單于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
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眾兩欲攻定右地又屠
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
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
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
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
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
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道

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

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邱例烏揭

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

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郅支留都之匈奴傳本紀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

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

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

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

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謾以避

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有疑不

實者按之使真僞毋相亂本紀荀紀 宣之行事豈復有一毫寬

厚之意哉治其罪狀使與名律相應無所縱舍贊所謂必罰是也暮年之詔顧謂數申詔公卿務行寬大

其誰欺乎荀氏漢紀削去此語其知之矣今從荀紀三月客星居王良東北可

九尺長丈餘西指出閣道閒至紫宮本紀天文志未央宮

輅輪音零中雌鷄化爲雄毛皮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

五行志 荀紀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

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

以來毋得舉本紀以修撰之職領於他官考異曰此語見通典不知

其時今附于
帝終之前
由是太史之官惟知占侯通典太常掌故

東海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

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多欲從衡平原衡

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

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

師道可觀覽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對私善之匡衡傳帝寢疾選大臣可屬之欲者冬十二

月癸酉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

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

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

書事望之傳甲戌帝崩于未央宮明年春正月辛丑

葬杜陵上尊號曰孝宣皇帝帝不喜儒好觀申子君

臣篇宣紀元紀劉向別錄考異曰宣帝平生慘覈

之取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

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

自元成閒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讀曰威北

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可謂中興矣

考異曰功

垂後裔侷德殷宗周宣矣漢業至宣帝而衰安得功光祖宗又荀氏于元帝贊削孝宣之業衰

焉一語其亦有見于此班固此語太過今削去之